



## 那年,家里养了一只小白兔

□ 汪泰

小学六年级那年春天的一个中午,放学回家,忽然发现家里多了一只小白兔。

奶奶说,是居委会来人动员养的,可以当副业来做,于是就买了一只。

毛茸茸的小白兔,长耳朵,红眼睛,三瓣嘴,它对什么都好奇,用湿湿的鼻头靠近了嗅嗅,用三瓣嘴巴靠上去蹭蹭,样子好可爱。童话来到了眼前,兄妹三人高兴得不得了。每天醒来一件事,就是看小白兔,几只手抢着把它从头抚摸到尾。小白兔看着我们,眼睛里的光软软的,一动不动地享受着孩子们对它的爱抚。

从此,我们外出多了一份心思,总要留意路边有没有青草。看到一丛丛青草,就小心地薅下嫩叶,带回家,放在小白兔的嘴边逗它。看着小白兔靠近青草鼻子嗅嗅,张开三瓣嘴快速地咀嚼,心里十分开心。听说,兔子喜欢吃三叶儿草,于是只要在外面玩,我们就找寻长了三片叶子的草,看见了,如获至宝地拔下来带回家,望着小白兔美滋滋地嚼着,心里别说有多高兴了。后来知道,苜蓿草就是三叶儿的,乡下可多了。

兔子没有窝,奶奶在旁边的医院要了个纸箱给它做家,在上面开了个洞,方便进

出。兔子白天就在纸箱外溜达,吃东西,拉屎撒尿。兔子屎深褐色,一粒粒的,像中药丸。我们抢着把兔子屎扫走,倒在桂花树下做肥料。

小白兔不挑食,给它什么,都吃。奶奶每次拣菜,总要留些菜叶给小白兔。怕它渴了,我们用个小碗装了水放在它的旁边,可是我们没见过它喝水。小白兔很温顺,任你捏它的胖脖颈,揪它的长耳朵,拽它的短尾巴,给它挠痒痒。惹急了,它就挣脱你的手,走开,不跟你玩了,但从没咬过人。

奶奶总是要我们不要瞎喂兔子,兔子也是一条命呢。

奶奶不识字,可她能说好多有文化的话,还会说儿歌。奶奶说,大灰狼装成小白兔的外婆,唱着小兔子乖乖,把门儿开开,快点儿开开,我要进来……,说小兔子把门开了,狼外婆“啊呜”一大口,把小兔子乖乖吃了。顺带教育我们,一个人在家,不要给生人开门。

小白兔成了家里的明星,兄妹们在家就围着它转,小兔子乖乖的鼻子总在嗅着什么,三瓣小嘴总是不停地动着。

一天,我们问奶奶,会把小兔子杀了吃

掉吗?奶奶说,不会,不会,你们放心。我们一起说,不准杀!

一个夏天过去了,小兔子乖乖长胖了,长大了。我们从没想过,小白兔以后会怎样,它已成了我们眼前的朋友。奶奶常说,小兔子把你们的魂勾住了。

一天中午放学回家,小兔子不见了,赶忙问奶奶。奶奶说,刚刚还在这儿的,上哪去了呢。我们都怪奶奶,没看好小兔子,把它弄丢了。奶奶说,我不弄死,给你们看兔子?明儿起,我不做事,看兔子,到中午,你们家来吃个大老屁。大门没开,小兔子不会出门,你们再找。小兔子出不了大门,后门呢?我们想到后门,这后门可连着前面的大院子呢,走远了,就难找了。我们急忙跑到后门,果然,后门半掩着,小兔子竟是穿过长长的天井,从这里溜出去了。拉开门,出去一看,外面长着好多青草。草丛中,一团白茸茸的东西藏在里面,原来它正享受着小院里的青草呢。我们抱起它,放回原处,关照奶奶,要把后门关好。

深秋的一天,我们放学回到家,小白兔又一次不见了,它呆的地方已扫得干干净净,找不到一丝儿它曾经的存在。我们急了,问奶奶。奶奶说,呆伢子,兔子长大了,家里不能留了,再说,冬天要到了,喂什么东西给它吃呢?它会饿死的。

是呀,怎能小白兔饿死呢?只有卖了。卖了,小白兔就有了好的归宿?我们不懂。

## 母亲的壮举

□ 谢文龙

上,把米箩放进水里,当有小鱼游进去时,就猛地往上一提。不一会儿,就装满了一碗小鱼秧子。我们嫌靠岸的地方鱼少,就大胆地卷起裤管,往河中央走去。

就在我们往前趟水时,一个小孩突然脚下一滑,整个人一下子就沉到了水里。我们慌了,还不会游泳的我们也不敢去救他,吓得边往岸上走,边大叫了起来,“快来人啊,有人掉河里啦!”

正在午睡的母亲听到呼叫,一骨碌坐了起来。她没有任何犹豫,直接跑到河边,跳进河里。好在沉在水里的孩子离岸边不远,而且正一起一落地在水里挣扎着。母亲往河中央走了几步,水没到她的脖子时就抓到

了那个小孩。母亲紧紧地拽着那个小孩的手,把他拖到了岸上。

只见落水的孩子脸色煞白,浑身都在不住地颤抖,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不停地往下落。母亲拿来毛巾,一边给他擦着身上的水,一边安慰他,让他不要紧张害怕。等那小孩平静以后,母亲狠狠地数落了我们一顿,说你们才是10岁左右的孩子,居然敢在大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到河里玩,简直不要命了。还批评我,比他们大一两岁,居然不制止他们。说到最后,母亲也后怕了起来,祈求我们不要拿性命当儿戏,以后再也不要做冒险的事。

在那千钧一发之际,母亲完全忘记了自己也不会游泳,毫不犹豫地跳到河里去救人。在母亲的心中,生命是高于一切的,哪怕有可能需要她献出生命,她也义无反顾。

母亲救了这个孩子,没有到处宣扬。这是母亲一贯的品格,40多年来,我一直在努力学习 and 传承。

## 巡线轶事

□ 韦志宝

文扫地,真是有贼心无贼胆;有时路过鱼塘边,看见垂钓者,除了习惯性地提醒“高压危险,禁止垂钓”外,还喜欢驻足观看,不是学习他们的钓鱼技术,而是重温儿时垂钓时的情景,很想对他们说,钓鱼高手在这里呢!有时沿着河边行,望着清澈如镜的河水,总是不由自主地捡起小小鹅卵石擦向水面,它贴着水面像蜻蜓点水一般,继而又“嗖、嗖、嗖”地向前……童年的乐趣油然而生。

我始终把巡线视为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即使日常工作再忙,也要挤出时间到现场巡视一番,基本上做到风雨无阻,长期坚持。遇到外出开会、培训,也会请同事帮忙代为巡视。记得前年春节前,因我在广州参加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组织的全面质

量管理推进会,恰逢上级公司召开高邮片区义务护线员会议,便让同事参加。会后,那位同事告诉我:“与会的义务护线员个个问你怎么样,都在嘲笑你呢,说在国网扬州供电公司高邮片区义务护线员微信群里,发现你天天都通过水印相机反馈巡线情况,比专职护线员还要专业、专注。”我既是安慰他,也是宽慰自己,说道:“随便他们怎么讲,做自己的事情。凡事只有做过,不能错过。做了总比不做好。”那位同事并没有完全理解我的话,反而劝我:“还是适当地减少巡线次数吧,你这么认真,别让那些很少去巡线的义务护线员太难堪了。”过了春节,接到上级公司通知,按照过境外输电线路的杆塔数量、巡线次数和巡线质量,给予每位义务护线员奖励。通过计算,我累计应得奖励3500元,是五十多名义务护线员中奖励最高者之一。领取奖金的时候,大家齐刷刷地看着我,那分明是羡慕的眼光。原来,巡线并不止于乐趣,还有回报。

## 二太爷的牛

□ 唐为跃

思,每当我站在它前面时,它就会自动将前膝弯下来,让我骑上去。那时真有一种腾云驾雾,快活似神仙的感觉。

二太爷的牛是生产队牛中的佼佼者,它通人性,能领悟用牛者的心思,且自己颇有主张。下田干活,它总是走在最前面,从不偷懒,但它不是卖死力气,只要它的任务完成就停下来休息,随你怎么驱赶就是不走,抗议的方式就是“角头”往后面翘,二太爷套上去,它又一翘,让你没办法。夏天耙田有时嫌牛慢,牛师傅就用哼唱的方法驱赶,土

话叫“打来来”,来来一打,随即一耙田钩子抽在牛屁股上,牛就加快速度。二太爷的牛是从不要用“打来来”的,一旦用到“打来来”它就发脾气,会犟几天。在耙田时遇到一些大草粪塘,它从不像其它牛陷下去,遇到险情总会想办法越过去。二太爷家务事不做,但对牛呵护有加,整天把它服侍得舒舒服服,身上刷得干干净净,冬天牵出来晒太阳散步,晚上把牛棚弄得严严实实。

随着时间推移,生产队条件好了,买了拖拉机,牛的活只有耙田了,其它几头牛被淘汰了,只有二太爷的牛还在。这头牛十几年来干的活太多了,积劳成疾。这头牛生病期间,正逢夏栽,耙田任务重,二太爷对它说:“你为大集体做出了贡献,你把这季农活干完,马上请医生来给你看。”牛听了不住地流泪。

## 少年时代,我是鱼王

□ 卢有林

少年时代,我是村子里的鱼王,这一点没有争议,因为直到现在村子里的老人,以及我的发小都这么说。

我在少年时代就认识很多鱼。这些鱼都有一个俗名,绝大多数,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鱼名后面都加上一个“子”字。比如,鲫鱼壳子、白条参子、草鱼头子、黑鱼管子、虎头呆子、昂刺钉子、季花婆子、鳊鱼花子、烂红眼子、大头鲢子、暖洋狗子……由于方言的因素,这个“子”字,在我的家乡读成“zai”的轻声,就这么一读而过,很是自然,听起来也很悦耳,就像在乡村大人呼唤孩童的乳名一般。老百姓的语言是最生动、最形象、最贴切的。野生的小鲫鱼没有什么膘,所以就叫鲫鱼壳子;小黑鱼形体如管,形象地称之为黑鱼管子;昂刺钉子大嘴长刺,捕上来后嘴巴里还发出“吱吱”的声音,好像在抗议命运之不公,叫它昂刺钉子也很贴切;虎头呆子长得呆呆的,喜欢在水码头的石头缝里出没,只要我用两只手在石头缝里对操,准能捉到它,称它虎头呆子一点也不委屈它;暖洋狗子之所以叫暖洋狗子,是因为它的背上长着黑色圆斑,肉嘟嘟的,就像花狗身子一样……小时候我和一帮小伙伴一起出去钓鱼、捕鱼,他们每每遇到不认识鱼总是向我咨询,我总能一口说出鱼名,在他们的眼里我俨然就是这方面的权威。但是,也有一次我在一条水沟里用赶罾子捕到一条圆鼓鼓、白肚皮,背部长满斑点的怪鱼。这条鱼我们谁都没有见过,扔在地上像个圆球,肚皮随着呼吸一会儿鼓起来,一会儿瘪下去。更有趣的是它还发出唧唧的叫声。小伙伴睁大眼睛望着我,为了不失去这个鱼王在他们心目中的威望,我脑瓜子一激灵,脱口而出:“这是气鼓鱼!”直到我读师范二年级时,在一节生物课上才弄清楚它叫豚鱼,但是我至今也搞不明白它怎么会生活在一条水沟里。

少年时代的我不但能识鱼,而且善捕鱼。我从小学一直读到初中毕业都没有什么学习压力,于是我的少年时光因为捞鱼摸虾而变得充实起来。

春天到了,气温开始回升,小河的水草丛里,河边的桑树果子掉落的水域便成了鱼儿聚集、觅食的好去处,当然也是我们垂钓的好地方。只要有足够的耐心,掌握好鱼儿咬钩后提竿的最佳时机,你总能钓到很多鱼。少年时代的我就掌握了“遛鱼”的技巧,总能把大鱼遛晕了提上来,而其他小伙伴由于性子急,大鱼咬钩后生拉硬拽,好不容易上钩的大鱼十有八九刚提出水面就脱钩了。他们看到我钓到了大鱼也只有羡慕的份。春夏之交的时节,大队电灌站开始抽水灌溉农田了。只要电灌站的电动机一停,我就会第一时间跑到电灌站,钻到蓄水池里捉鱼。蓄水池里的水并不深,总有一些倒霉的白条参子、鲫鱼壳子、虎头呆子等野鱼被水泵抽上来。它们逗留在蓄水池里,我用赶罾子轻而易举地就将它们捕捉上来,放进我的鱼篓子里任由它们挣扎。如果运气好的话,我还能捕到季花婆子这种上等鱼。到了梅雨季节,雨水明显多了起来,这时候的鱼更发疯了,少年时代的我们情绪也随之高涨起来,不是在雨中奔跑、嬉戏,就是到野外捕鱼,难怪大人们都说我们是属鸭子的。鲫鱼有戏水的习性,沟渠里的水哗啦啦地流淌到河里,河里的鲫鱼似乎听到了召唤,从出水口窜到沟渠里逆流而上。我也操着赶罾子逆流而上捕捉它们——先把赶罾子沉入水中,再用右脚划拉着水流,最后左右手配合提起赶罾子。这个重复的动作常常给我带来惊喜——提起赶罾子的时候,一条,甚至好几条巴掌大的白花花的鲫鱼在渔网里蹦跳着。也有活力更强的大鲫鱼竟然沿着秧田的出水口从沟渠窜到了秧田里,在秧苗丛里打花,弄出很大的动静,好像在等待我去捉拿它们。秋天的时候,田里的稻子黄了,田头水沟里的水也快干了。大人们在忙着收割,我和小伙伴们忙着在水沟里捉鱼。我先吩咐小伙伴们用脸盆、水桶将水沟里的水刮干,然后踩着淤泥在水草丛里摸鱼。记忆中最难捉的是黑鱼,它们的身子滑溜溜的,而且很凶,小伙伴们的手指刚刚碰到它们,它们就窜走了。我的手指在接触到它的一刹那,我会迅速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紧紧地掐住它的鱼鳃部位,左手死死地摁住它的身子。黑鱼尾巴掀起的污水、淤泥溅到我的脸上,身上我也不顾,因为我是鱼王,我很敬业。我的这个绝技常常让大人们都惊叹不已。冬天到了,鱼不活跃了,躲在水里的草丛中、落叶堆里静养。其他小伙伴们都停止了捕鱼,而我常常在冬日的午后用趟网子从沟渠,或小河的这头推到那头。趟网子收回来时,我发现里面有水草、落叶、小石头、破鞋、癞蛤蟆等杂七杂八的东西,当然也有不怎么蹦跶的野鱼、草虾等河鲜。

我的祖母是个渔民,也许我多多少少遗传了渔民能识鱼、善捕鱼的基因。可惜那时没有微信朋友圈什么的,如果有,我肯定也会请人帮我拍个捕鱼的场景照——我穿着小裤衩,戴着小草帽,背着小鱼篓,操着赶罾子在水沟里捕鱼,再配上一个标题——我是鱼王,发到朋友圈里,也一定能博得很多赞的。

母亲一向胆小,甚至有些懦弱。这不仅是因为她从小就失去了母亲,缺少母爱的呵护,更因为她心地善良,始终忍让与迁就。我从来没有看过母亲跟邻居或者其他人发生过争吵,就是我和哥哥犯错被父亲教训时,她也只是站在一旁劝我们早点认错。家里养鸡这些需要动刀的活,一向都是由父亲来承担,不是母亲不愿意做这样的事,只是她心里害怕。

但是,儿时暑假发生的一件事,让我觉得母亲一点也不懦弱,相反,她就是我心

中的英雄。那天天气特别热,母亲吃过午饭,在树荫下搭了张小床睡午觉,我和邻居家的两个小孩就在边上玩起了游戏。玩了一会儿,三个孩子都觉得没意思,这时候有人提议到河里去网鱼。

玩得汗直淌,能到河里去洗洗,清凉清凉,还能逮鱼,这该多有趣、多惬意啊!我立即从家里找来了米箩,三个人站到了码头

从城市周边到偏远乡村,从运东里下河平原到湖西丘陵地区,从京沪高铁到国道省道县道,最吸引人们眼球的的就是纵横交错的电网,那一座座高耸入云的铁塔、闪亮的银线,从眼前渐渐地延伸到远方,形成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,彰显着浓浓的现代化气息,映射出经济活跃的发展图景。经济发展离不开电网,电网及其电力设施更加需要我们共同保护。

我作为供电公司安全员,巡线、护线工作责无旁贷。于是,我又多了一个兼职岗位——义务护线员。巡线是义务护线员的核心工作,并不特别地辛苦。工作之余,能够出去转转,呼吸着野外新鲜空气,看看乡村自然风光,也算是一种享受。有时顺着公路走,道路两旁参天大树上的鸟窝特别显眼,真想爬上去掏几个鸟蛋,碍于野生动物受法律保护,只好打消此念头;有时走近田间地头,见到一望无际的庄稼,很想顺便摘个西瓜或者西红柿解解馋,又怕被人发现而斯

二太爷排行老二,大概是他大男子主义思想比较严重,家务事很少做,人称“二太爷”。他用的牛,是头神牛。

在我的记忆里,上世纪60年代根本看不到拖拉机,只在电影里看到过。那时唯一耕田动力就来自于牛,一般生产队要养四五头牛,否则就会误农时,而选的用牛师傅,种田要在行,还要会服侍牛。

二太爷的牛是大集体年代生产队从牛贩子手里花高价买回来的,当时在牛市场上,二太爷一眼就相中。这头牛形体匀称,四蹄有力,脾气倔犟,走起路来一阵风。

我小时候经常到舅舅家玩,看见其它牛就害怕,唯独看到这头牛不胆怯。庄上的小朋友经常骑在它背上玩,我年龄小、个子矮,也想骑上去,它似乎很了解我的心